

来堡村移风易俗顺口溜

吕梁市直工委驻来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安葬老人不攀比，
追思纪念表心意，
不请先生和堪舆，
换来清风与正气。

花园多了也没用，
不超二十是规定，
纸扎贡品化灰烬，
浪费财物毁环境。

举办事宜不铺张，
油糕馍馍就粉汤，
凉热两盘人欣赏，
烟酒无需求高档。

祝寿满月十二岁，
升学乔迁周年祭，
名目繁多人太累，
仅限家人喜庆祝。

富了要把恩德讲，
多为乡亲想一想，
咱把标准提了档，
村民哪能跟上趟。

公职人员树形象，
主动要把身份亮，
村干党员也一样，
带头形成新风尚。

中元冬至和清明，
三个节日去上坟，
追思祭拜已故人，
忠孝文化要传承。

清明早春天气干，
枯草林木最易燃，
焚烧纸钱很危险，
出事牢狱难避免。

文明祭祀有规定，
相信科学不迷信，
敬献鲜花利环境，
网络祭奠最先进。

村规民约三字经，
家喻户晓要遵从，
“一约四会”建章程，
红白理事常运行。

基层治理是大计，
法律法规为依据，
涉黄赌毒进牢狱，
扫黑除恶要严厉。

民主法治是基础，
公示公开受监督，
人民群众像父母，
甘当人民好公仆。

农村服务要提升，
利民便民暖人心，
关爱妇幼和老人，
完善养老新机能。

于氏家训利古今，
耕读传家好作风，
核心价值入人心，
修身齐家天下平。

移风易俗贵行动，
村支两委责任重，
典型示范常推进，
保障落实不松劲。

党的领导指航向，
党员干部做榜样，
人民群众齐心上，
乡村振兴有保障。

如今进入新时代，
乡村振兴大步迈，
陈规陋习是公害，
移风易俗不我待。

先说婚事要新办，
新婚恋观是规范，
彩礼车房几十万，
对于父母是灾难。

喜事新办宜简便，
鼓励不搞订婚宴，
摒弃啃老旧观念，
自创家业才体面。

再说丧事要简办，
绿色丧葬无隐患，
封建迷信不能干，
厚养薄葬新风范。

人生在世重品行，
争名逐利一场空，
咱的祖先于成龙，
身后没有留分文。



《红楼梦》中的临县话(下)

□ 李海光

□醋壶壶，□□冬瓜瓜，腿腿萝卜卜，脚脚糕斜斜。

临县话对叠词的掌控驾轻就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仅是童语，成人语言亦莫不如此。“A A B B”式成语(散散碎碎、蹄蹄爪爪、纸纸扎扎、衣衣裳裳、开开通通)和“一A A”(一阵阵、一篮篮、一桌桌、一气息、一门门)、“A A地”(稠稠地、侯侯地、欢欢地、悠悠地、顺顺地)、“A A + 方位词”(肩肩上、怀怀里、坡坡下、格格外、坡坡上)、“A B B”式(吃稠稠、数票票、顶拐拐、藏迷迷、绌鼻鼻、摇脑脑、挤眼眼)的词语，都是临县话中叠词的经典，像“和和和气气、巴巴硬硬、规规矩矩、本本份份、停停妥妥、周周正正、恭恭敬敬、文文雅雅、稳稳重重”和“一时时、一簇簇、一盆盆、一点点、一伙伙、一群群、一顺顺、一向向、一手手”这类词，便是临县老老少少、侯侯大大张口就来的家常便饭、语言大餐。本人在2021年8月28日、9月1日和9月4日《吕梁日报》晚报版连发的《品叠词秧歌，说临县话的语法特点》中，对此已有所论。

《诗经》中的临县话佐证了临县话的古老。《鲍有苦叶》描写女子等待情人，不愿离开渡口的情形，末尾写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须臾我友。”译为：船夫摇船摆渡过，别人过河我不过。别人过河我不过，我等好友来找我。诗中的“卬”，读áng，人称代词，我。今天的临县话说“我”就是卬，与几千年前的《诗经》惊人的一致。《邶风·静女》描写善良姑娘送给情人红管笛，原文中有“静女其变，贻我彤管。”译为“善良姑娘白又细，送我一支红管笛。”这里的“贻”读作yí，是“赠给、送给、给予、给”的意思。临县绝大部分人说“给、赠给、送给、给予”的意思时，说“贻”。贻、卬都是非常典型的临县话，如：贻卬荷来。贻卬两块钱。贻卬捎个东西。贻卬喝水。

《诗经》中的《东门之池》抒发男青年对美丽姑娘的爱慕，开篇“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译为：城东门外护城河，河水可以浸泡麻。“沤麻”是一种农活的沤麻又是惊人的一致。麻是一年一生草本植物，皮层的韧皮纤维也叫麻，用来制绳索、织布等。临县话中有种麻、打麻、麻窟、沤麻、折麻、麻秸、麻绳、麻袋、沤麻坑、麻秸骨瘦、麻糍丸团，说的事物都与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沤麻”与《诗经》中的“沤麻”都是指将麻(刚从地里收回、韧皮与麻秸紧裹着的绿色草本植物)泡在水中浸泡，脱胶，以使麻皮与麻秸易剥离。“可以沤麻”虽然是几千年前经典诗的语言，但简直就是今天临县话的原版。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临县话折射出临县话的古老。

剪绾：临县话说小偷、扒手为剪绾，闽南和台湾等地的人也都称扒手为剪绾。古人用绾(丝线的组合体；丝带)将钱袋子系在腰间，小偷行窃时，得剪断绾子。久而久之，描述偷人动作的“剪绾”就演变成小偷的代名词了。元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第一折：“哄的我低头自取，你却叫有剪绾的，倒着你的道儿。”明代白话小说《警世通言》第十七卷：“那老者赶早出门，不知在哪里遇着剪绾的剪去了。”清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三回：“这人是剃头的待诏，又兼剪绾为生，腰在渡船上，乘着人众拥挤之间，在人那腰间袖内遍行摸索。”

年时：临县话说今年的前一年是“年时”。“年时”在古汉语里表示“往年、当年”，如苏庠《菩萨蛮》：“年时忆着花前醉，而今花落人憔悴。”刘辰翁《青玉案》：“前度刘郎重唤渡。漫山寂寂，年时花下，往往无寻处。”近代汉语里，“年时”表示去年。明《桃花扇·拜坛》：“年时此日，问苍天，遭的什么花甲。”《钟万财起家》第一场：“年时个也同我那烟杆子汉种了两垧谷子。”清代洪昇《长生殿》有“报道今宵七夕，忆当年时。”

恹恹：临县话里有“恹恹可怜、恹恹注苦、恹恹的”。恹恹，可怜的意思。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二折：“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恹恹泪。”《风雨像生货郎担》四折：“未落笔花笺上泪珠垂，长吁气呵软了毛锥，恹恹泪滴满了端溪。”



襌：cáo。古汉语里“衣未及时浣洗”为襌。襌有脏的意思，《汉语规范大字典》68页“清 俞越《诸子平议·淮南子四》‘襌氏之裂布’：‘襌者疑是小儿承接粪(屎)尾(尿)之布，故亦谓之襌。’”临县话说衣物等被弄脏了叫“襌湿”，脏得没法洗干净叫“湿槽”，污点为“槽点点”，物体上的灰尘、油污、污垢为“襌酸”。

浣洗：临县有“浣洗衣裳、浣洗条被、没啦浣洗的衣裳、浣洗不转”等说法。在古汉语中，浣：洗。韦应物《寄卢虔》：“乱发思一栉，垢衣思一浣。”唐代官吏每十天给假休息沐浴一次叫浣。李白《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复此休浣日，闲为畴昔言。”古汉语和临县话中的“浣”都是洗的意思，只有“洗”才能说得通“垢衣思一浣”。

古老的临县话传承至今。临县属黄土丘陵沟壑地区，冬季寒冷干燥少雪，春季干旱多风少雨。“临县、临县，十年九硯，一年不硯，冷雨打了九遍。”说的就是临县的生存条件较差。千百年来，除了战争，外来人口对临县的渗入，冲击微乎其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环境，很难迎来外民族的青睐，外来文化自然少有机会改造临县文化。崇山峻岭阻断了进步的鞭挞，文明的渗透，临县固守着自己的原始，衣冠简朴古风存，从风俗到语言，难能可贵地保留下一段古风韵，古老的临县话因祸得福，传承至今。

“斜”“回”字佐证了古老的临县话传承至今。普通话“斜”读xié，音同“协”。临县话里的“斜”读xiá，与“霞”同音，无一例外，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临县话将“斜”读xié的。《古汉语字典》中“斜，旧读xiá”，足以说明临县话古今都是读xiá的。晚唐诗人杜牧的绝句《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斜”就是读xiá，而不读xié，否则就与“家、花”不押韵了，整首诗就不可能成为千古佳句为古今所推崇。

诗人韩翃在绝句《寒食》中用的也是α的韵，“斜”也读xiá：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李白的《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回”，普通话读huí，而诗中只能读作huái，与“开、来”同押ai的韵。临县话中的回，始终读huái，正是保留了古音。

黄河水运使临县话撒遍乡外。临县在晋陕峡谷的东岸，黄河流经临县百公里，沿线的克虎、曲峪、丛罗峪、磧口都是因长期的黄河水运而兴起的商业重镇，其它乡村亦因磧口水旱码头的天然转换而接纳了无以计数的西北与中原的商贸，物产、信息的交流，必然是从语言的交流开始的，临县话既吸收外域语言的营养，自然也会将自己的语言精华传播出去。

临县的伞头秧歌文化、晋商水旱码头文化、方言文化作为黄河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华夏独树一帜，都与黄河同临县的肌肤相拥、口舌相吻密不可分。黄河从临县的沃土中挟裹着泥沙奔向大海，参与下游的发展，同时也将临县文化中生命力最强的临县话揽入掌中，洒向中华大家庭。临县话投入了《红楼梦》的怀抱，《红楼梦》拥抱了临县话，《红楼梦》的文学语言与临县话演绎了一段比宝、黛、钗毫不逊色的爱情故事。

总而言之，《红楼梦》是用乾隆时期的北方官话写成的，临县话是北方官话的组成部分。临县话是古老的，古老的临县话传承至今。黄河水运使临县话撒遍乡外。